

2021-DSE  
中國語文

卷一  
考材

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 
2021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

## 中國語文 試卷一

### 閱讀能力考材

#### 考生須知

- (一) 「閱讀能力考材」乃本試卷乙部考題的設問依據。
- (二) 為便於設題，「閱讀能力考材」文章或曾經刪改。
- (三) 考試結束後，毋須交回「閱讀能力考材」。

## 第一篇

- (1) 冬天的傍晚，天色陰沉，我坐在橫須賀發車的上行二等客車的角落裏，呆呆地等待開車的笛聲。車裏的電燈早已亮了，車廂裏除了我以外，沒有別的乘客。朝窗外一看，今天和往常不同，昏暗的站台上，不見一個送行的人，只有關在籠子裏的小狗，不時嗷嗷哀叫幾聲。這片景色和我當時的心境十分吻合。我腦子裏有說不出的疲勞和倦怠，就像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麼陰鬱。我一動也不動地雙手揣在大衣兜裏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報掏出來。
- (2) 不久，發車的笛聲響了。我略覺舒展，將頭靠在後面的窗框上，漫不經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車站慢慢地往後退去。但是車子還未移動，卻聽見剪票口那邊傳來一陣低齒木屐的吧嗒吧嗒聲；霎時，隨着列車員的謾罵，我坐的二等車廂的門咯嗒一聲拉開了，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姑娘慌慌張張地走了進來。同時，火車使勁顛簸了一下，並緩緩地開動了。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從眼前掠過，送水車彷彿被遺忘在那裏似的，戴紅帽子的搬運夫正向車廂裏給他小費的什麼人致謝——這一切都在往車窗上颳來的煤煙之中依依不捨地向後倒去。我好不容易鬆了口氣，點上煙捲，這才無精打采地抬起眼皮，瞥了一下坐在對面的姑娘的臉。
- (3) 那是個道地的鄉下姑娘，沒有油性的頭髮挽成銀杏髻，紅得刺目的雙頰上橫着一道道龜裂的痕跡。一條骯髒的淡綠色毛線圍巾一直低垂到放着一個大包袱的膝頭上，捧着包袱那滿是凍瘡的手裏，小心翼翼地緊緊握着一張紅色的三等車票。我不喜歡姑娘那張俗氣的臉，那身邋邋的服裝也使我不快。更讓我生氣的是，她竟蠢到連二等車和三等車都分不清楚。因此，點上煙捲之後，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這個人，我就把大衣兜裏的晚報隨便攤在膝蓋上。這時，從窗外射到晚報上的光線突然由電燈光代替了，印刷品質不佳的幾欄鉛字格外明顯地映入眼簾。不用說，火車現在已經駛進橫須賀線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個隧道。
- (4) 在燈光映照下，我溜了一眼晚報，上面刊登的淨是人世間一些平凡的事情，例如外遇問題啦，新婚夫婦啦，瀆職事件啦，訃聞等等，這些新聞都解不了悶兒——進入隧道的那一瞬間，我產生了一種錯覺，彷彿火車在倒着開似的，同時，近乎機械地瀏覽着這一條條索然無味的消息。然而，這期間，我不得不始終意識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，臉上的神氣儼然是這卑俗的現實的人格化。正在隧道裏穿行着的火車，以及這個鄉下姑娘，還有這份滿是平凡消息的晚報——這又象徵着什麼呢？不正是這不可思議的、庸碌而無聊的人生嗎？我對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懶，就將還沒讀完的晚報撇在一邊，又把頭靠在窗框上，像死人一般闔上眼睛，打起盹兒來。
- (5) 過了幾分鐘，我覺得受到了騷擾，不由得睜開了眼，那姑娘不知什麼時候竟從對面的座位挪到我身邊，並且一個勁兒地想打開車窗。但笨重的玻璃窗好像不大好打開。她那龜裂的腮幫子更紅了，一陣陣吸鼻涕的聲音，隨着微微的喘息聲，不停地傳進我的耳際。這當然足以引起我幾分同情。暮色蒼茫之中，只有兩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，此刻直逼到窗前，可見火車就要開到隧道口了。我不明白這姑娘為什麼特地把關着的車窗打開。不，我只能認為，她這不過是一時的心血來潮。因此，我依然懷着悻悻的情緒，但願她永遠也打不開，並冷眼望着她用那雙生着凍瘡的手拚命要打開玻璃窗的情景。不久，火車發出淒厲的聲響衝進隧道；與此同時，姑娘想要打開的那扇窗終於咯登一聲落了下來。一股濃黑的空氣，好像把煤煙融化了似的，忽然間變成令人窒息的煙屑，從方形的窗洞滾滾地湧進車廂。我簡直來不及用手絹蒙住臉，本來就在咳嗽，這時被噴了一臉的煙，更加咳嗽得連氣兒都喘不上來。姑娘卻對我的咳嗽毫不介意，把頭伸到窗外，目不轉睛地盯着火車前進的方向，任劃破黑暗颳來的風吹拂她那挽着銀杏髻的鬢髮，她的形影浮現在煤煙和燈光當中。這時窗外開始亮了起來，泥土、枯草和水的氣味涼颼颼地撲了進來，我這才好不容易止了咳，要不是這樣，我準會沒頭沒腦地把這姑娘罵上一通，讓她把窗戶照舊關好。

- (6) 但是，這當兒火車已經安然鑽出隧道，正在經過夾在滿是枯草的山嶺當中那疲敝鎮郊的平交道。平交道附近，寒儉的茅草屋頂和瓦頂鱗次櫛比。大概是鐵路工人在打信號吧，一面顏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懶洋洋地搖曳着。火車剛剛駛出隧道，這時，我看見了在那寂寥的平交道柵欄後，三個紅臉蛋的男孩子並肩站在一起。他們個子都很矮，彷彿是給陰沉的天空壓小的；他們穿的衣服、顏色跟鎮郊那片景物一樣淒慘。他們抬頭望着火車經過，一齊舉起手，扯起小小的喉嚨拚命尖聲喊着，聽不懂喊的是什麼意思。這一瞬間，從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個姑娘伸開生着凍瘡的手，使勁地左右擺動，給溫煦的陽光映照成令人喜愛的金色的五、六個橘子，忽然從窗口朝送火車的孩子們頭上落下去。我不由得屏住呼吸，登時恍然大悟。姑娘大概是前去當女傭的，把揣在懷裏的幾個橘子從窗口扔出去，以犒賞特地到平交道來給她送行的弟弟們。
- (7) 蒼茫的暮色籠罩着鎮郊的平交道，像小鳥般叫着的三個孩子，以及朝他們頭上丟下來的橘子那鮮艷的顏色——這一切一切，轉瞬間就從車窗外掠過去了。但是這情景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，使我幾乎透不過氣來。我意識到自己由衷地產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悅心情。我仰起頭，像看另一個人似地定睛望着那個姑娘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姑娘已回到我對面的座位上，淡綠色的毛線圍巾仍舊裹着她那滿是龜裂的雙頰，捧着大包袱的手裏緊緊握着那張三等車票。
- (8) 直到這時我才聊以忘卻那無法形容的疲勞和倦怠，以及那不可思議的、庸碌而無聊的人生。

芥川龍之介著／文潔若譯《橘子》

## 第二篇

- (1) 一位要去遠處幫傭的十四歲女孩，衣衫襤褸，面容慘澹，手上臉上滿是凍瘡，她拿着三等車廂的火車票卻搞不清楚狀況，糊裏糊塗地跑到二等艙來。不管煤煙與寒冷，她奮力拉開厚重的玻璃窗，旁邊的富家青年正想斥責她，卻發現她只為了在火車行過小村落時，把懷中五、六個「染着陽光般溫暖顏色的橘子」，拋向等在鐵路旁為她送行的年幼弟弟們……。
- (2) 這是小說家芥川龍之介發表在一九一九年的作品，我一直覺得，小說中那個冷眼旁觀的青年，其實就是芥川龍之介自己。
- (3) 我不喜歡在假日早起趕火車，意識迷濛地擠在人潮擁擠中，空氣窒悶而潮濕，我幾乎想借用芥川那方白手帕來搗住口鼻了。在座位上怔忡許久，直到列車竄出地底，一抹金黃的朝陽透入車窗，我才恍然回神過來，旅途就順着鐵軌慢慢展開了。
- (4) 火車穿過水塘與田野，也奔馳過小小的市鎮，也許是星期日的清晨，車廂內雖然擁擠，但小鎮的街上卻十分空蕩，那些瓦斯行、機車買賣、內兒科診所、西服號、卡拉 OK……，好像還沉睡在他們安詳的夢裏，眼睛的鐵捲門還沒有拉起來，今天不一定做生意，是可以多賴一下床的日子。「那是多麼靜謐的一個世界啊！」我在心中感歎着，竟莫名地想起芥川這個小故事，我猜那被拋向孩子們的，也許是被我們現在稱為「蜜柑」的那種小小黃黃的果實，皮薄而緊實。我不知道那些蜜柑摔壞沒有，三個弟弟當下所分享的，是獲得珍果的喜悅，還是也明白了一些將要遠行受苦的姊姊心中那份捨不下的情感。
- (5) 而誰會永遠記住這種滋味呢？
- (6) 與一個還沒睡醒的小鎮擦肩而過，我深深覺得這是多麼浪漫而又多麼遺憾的一件事。現代人受限於時間壓力與人情世故，只能孤絕地活在自我的苦悶中；「行止匆匆」讓我們顯得無情又無欲，好像活着只為了遠方。然生命的微小片段每一刻都和世界輕輕擦撞，我多麼想探知，那些行過的陌生地，究竟潛藏着什麼心事，包蘊了如何的內涵？愛蜜莉·狄瑾蓀(Emily Dickinson)的詩說：
- 一顆露珠就滿足了自己，  
也滿足了一葉小草。  
而且感覺：輪迴是何等遼闊，  
而生命是何等渺小！
- (7) 在日日的相逢與錯過中，那瞬間的緣起緣滅似乎毫無意義，但若深切地去體會恆存於生活周遭的一個動作、一股氣息、一脈眼神或一片光影，許多滋味便如少女奮力拋出的蜜柑，有着無可言說的滄桑。而我們或許能在窺見他者人生一鱗半爪的剎那，懂得一些更複雜的情感與價值，正如草葉上的露珠，圓滿無私地映照了大千世界，進而知覺了「輪迴是何等遼闊，而生命是何等渺小」，心中的驕傲、孤獨與自戀，也就輕輕放下了。
- (8) 神馳於火車上，一幕又一幕的風景飛逝，啃着十分甜膩的麵包，突然也很想嘗嘗小說中，染着陽光般溫暖顏色的橘子。火車穿出山洞，遠處的小丘陵綠草如茵，真是風日甜美的假日啊！我想，如果是幼稚的我站在一個命運必經的轉彎路口，列車隆隆駛過，我又該用什麼情懷，去接住姊姊從她的故事裏拋來的蜜柑呢？

徐國能《火車和橘子》

### 第三篇

- (1) 楚有士申鳴者，在家而養其父，孝聞於楚國。王欲授之相，申鳴辭不受。其父曰：「王欲相汝，汝何不受乎？」申鳴對曰：「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，何也？」其父曰：「使有祿於國，立義於庭，汝樂吾無憂矣，吾欲汝之相也。」申鳴曰：「諾。」遂入朝，楚王因授之相。
- (2) 居三年，白公為亂，殺司馬子期，申鳴將往死之。父止之曰：「棄父而死，其可乎？」申鳴曰：「聞夫仕者，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。今既去子事君，得無死其難乎？」遂辭而往，因以兵圍之。
- (3) 白公謂石乞曰：「申鳴者，天下之勇士也，今以兵圍我，吾為之奈何？」石乞曰：「申鳴者，天下之孝子也。往劫其父以兵，申鳴聞之必來，因與之語。」白公曰：「善。」則往取其父，持之以兵，告申鳴曰：「子與吾，吾與子分楚國；子不與吾，子父則死矣。」申鳴流涕而應之曰：「始吾父之孝子也，今吾君之忠臣也。吾聞之也，食其食者死其事，受其祿者畢其能。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，乃君之忠臣也，吾何得以全身？」援桴鼓之，遂殺白公，其父亦死。
- (4) 王賞之金百斤。申鳴曰：「食君之食，避君之難，非忠臣也；定君之國，殺臣之父，非孝子也。名不可兩立，行不可兩全也。如是而生，何面目立於天下？」遂自殺也。

《說苑·立節》節錄

— 完 —

本試卷所引資料的來源，將於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稍後出版的《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試題專輯》內列明。